

天

咫

偶

聞

天咫偶聞卷三

曼殊震鈞

東城

貢院在城東南隅明因元禮部基爲之其制南向大門五楹門外樹綽楔三中日天開文運東曰明經取士西曰爲國求賢外又爲繚垣開門四謂之磚門大門內爲二門亦五楹再內爲龍門由甬道過明遠樓下直達至公堂然考之張居正重修貢院記則三綽楔中日天下文明左曰虞門右曰周俊取奎堂會經堂之外又有燕

喜堂今諸榜不知何時所易至公堂榜相傳爲明嚴分
宜書固完然無恙 國朝屢加修葺光緒初因就試人
多號舍不敷用乃大加展拓明遠樓舊在中瞭望亭居
其四角自增建後號舍益展而後且拆卸頂銀胡同之
東半人家以增益之於是瞭望亭反居其南乃更增二
亭於北凡六亭而至公堂亦照料不及乃添設新號監
試御史以司之然考其不敷之所由則亦有故聞之先
輩言道咸以前科場搜檢之法至嚴甚至解衣脫履故
非腹笥淵深輒畏難而止鄉試歲止四五千入會試兩

千人同治以後禁網漸寬搜檢者不復深究又有石印書以濟之士子有恃不恐熙攘而來搜者益不能給至壬午科入闈者至萬六千人遂不得不議及添號矣余初次入闈至貢院門番役尙唱云搜過及壬辰會試則并此聲亦廢

步軍統領爲外彈壓然極難肅靜同治戊辰春闈至毀磚門毆及彈壓御史故羣以此任爲畏塗惟文錦如秀任總兵時以兵法部勒之身自當門接送考者以外磚門爲限內者得出外不得入有逾限者鞭杖交下不服

則荷以大校於是場規肅然士子出闈二兵執鞭前導
代其開路力不能負考具則有兵代負蓋文曾從軍西
域猶有老將風規也而內場之不肅如故秋闈爲尤甚
至中秋日或且絃歌竟夜庚午秋闈至羣蟲飲於明遠
樓蓋北闈三場向皆視爲具文宋四朝聞見錄謂高文
炳好以藏頭策試士士不能應但以也字對者字此風
今乃盛行於北闈三場之策但以也字易歟字餘虛字
大抵仿此謂之勾策題亦曰對空策故三場極易畢事
及畢事無所作爲相尋高歌痛飲耳光緒癸酉以後場

屋漸尙實策然旂卷尙少及壬午秋闈余以三場滿卷
得副榜第三名次科漸有學對實策者迨己丑秋試余
與恩席臣皆以滿卷獲情從此成風矣至文字舊尙清
眞及咸豐末同治間忽變爲濫調時謂之咸同派至光
緒乙酉鄉試潘文勤主試競尙才華戊子翁叔平尙書
典試忽尙說文己丑春闈文勤又典試尙文選體此雖
因題制宜而主司好惡亦關焉

貢院文昌槐在明遠樓前始自前明發根於東龍字號
蜿蜒而西橫過甬道覆及西號舍天矯如龍下僅過人

相傳此樹爲文運所關士子有病禱於樹下摘槐角服之輒愈戊戌秋忽枯有司遂伐而薪之又明年貢院毀及乙巳科舉遂停罷

北闈滿號謂之辰字闈向以至公堂左右八號爲滿號舍後增至十二號後以挨號聲息相通易滋流弊乃改爲隔二漢號一滿號以北闈滿漢號向不相聯屬也然亦視乎其人憶戊子秋闈余相識滿漢號人最眾風簷之下煮茗清談玉筍金蘭實爲自來未有及戊戌春闈偶與同號友人談及則或登第或改官或去或故止餘

續恥菴

廉

及余及家弟介竹三人而已時又新遭伯兄

再芳之喪不覺嗚咽悲涼於二場完卷之頃填燭影搖
紅詞以示恥菴介竹亦均爲流涕也詞云最怕傷心那
堪偏到傷心處當年同隊踏槐花人逐槐花舞記否矮
簷相聚有多少翩翩玉樹幾回談笑不覺流光暗中飛
度 瞥眼光陰飄零半作風中絮池塘春草夢難圓揮
手成千古依舊南樓夜鼓全不是那回意緒渭城一曲
只有何處尙堪重訴蓋余家自乾隆以來科第不絕恥
菴家亦然故兩家交誼亦數世之久今雖尙有吾輩得

承先緒然家世盛衰之感蓋有同情矣

余嘗買得康熙十一年江西題名錄一本紙墨精好書

法娟秀迥非今日所及其制度亦與今不同監臨巡撫

江西等處地方工部尚書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加至

正一品董衛國

右君奉天遼陽人丁未貢士

提調布政使劉健

公思順天

霸州大城縣人

丙戌進士布政使司督糧道參政韓庭芑

燕翼山東青城人壬

辰進士

監試按察使黃龍

臥菴正紅旗人世襲

提刑按察使司分巡

贛南道僉事姚啟盛

際斯遠東杏山人乙未進士

頭場四書題子

以四教二句

德爲聖人

詩云雨我公田五句

易

保合太和 君子以正位凝命 默而識之三句 其

旨遠二句 書 帝德廣運 道積于厥躬 先知稼

穡之艱難 咸中有慶 詩 子子干旟二句 載馳

載驅周爰咨度 王國克生二句 儀式刑文王之典

句 春秋 鄭人侵宋 莊十年 楚屈完來盟 至 盟于葵

邱 僖九年 晉陽處父 至 救江 文三年 齊人來歸汶陽之田 至

墮費 定十年至十二年 禮 本仁以聚之 德盛而教尊二句

君之所謂義者二句 篤行而不倦 二場論詔誥

表判題 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論 擬漢令

諸儒議五經同異詔建初四年擬宋以楊億爲翰林學士詔

景德二年 擬

皇上同諸王九卿 躬耕藉田禮成羣臣賀表康熙十一年

判語 赴任過限 荒蕪田地 服舍違式 門禁鎖

鑰 修理橋梁 三場策五道 聖學 吏治 漕政

備荒 弭盜 正考官光祿寺少卿仍支正四品俸

于嗣登岱仙直隸清苑籍副考官中書科掌科事中書

舍人童欽承在公浙江會稽人己丑進士同考 易三房 書二房

詩二房 春秋二房 禮二房 中式五十七人

一名彭恪

清江縣生詩

二名程建章

酃陽縣生易

三名康璋

安福縣生書

四名徐京

豐城縣生禮

五名邊勳

峽江縣生春秋

錄後附刻諸文內二場一表頗佳錄之云康熙十一年
月日具官臣某等恭遇

皇上同諸王九卿 躬耕藉田禮成臣等謹奉表稱賀
者伏以

天王攸介田功三壤祥徵薇座 元后覃敷地德五雲

瑞靄冀堦 一人元良百穀蕃而嘉祥錫 皇躬有道

三推舉而風雨時充庭喜溢鴈班率土歡騰鳩杖臣等

誠歡誠抃稽首頓首上言竊惟六府修貢賦於虞年九
穀辨職方於周代春秋記麥苗之事詩書多黍稷之章
獻種祇承自出後庭之種穆稔盛時薦非如原廟之櫻
桃誦載芟之詩周成始爲祈穀讀農祥之誥號公已請
躬耕祇飭農桑不待祈年於元日誠修卣鬯欣看舉趾
於南郊瑞鳥飛鳴太史告協風始至赤鳥翔集秩宗司
瑤瑟初陳慨自龍馭漸疏因之金盤希薦鳥依罔念黍
稷不聞馨香皇眷弗承恣睢閒存腥祀鉤盾千畝未央
備弄田之名樗社一金南山開上林之苑桑田久無稅

駕綠野不覩青旂田竣徒歌雍人空設未有首公卿以
鑄相律轉三春偕婦子以桑麻風開百室如今日者也
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

躬遵禹德

心邁堯仁念稼穡之艱難鋤

茲稗政憫閭閻之疾苦整我神疆節屆農祥典隆阡陌
首舉三推之禮用率萬偶之勤魚麗前馳揚芊芊於輕
轡龍驤中隊動熾熾於鳴鸞惟諸王皆不世之英食乃
德亦宜服乃疇劍珮雍容柳色拂腰圍之玉爾九卿皆
在田之彥望爾霖必須勤爾稼旌旂掩映杏花生袍袖

之香紅紉紺轅載操勤於御耦縹車黛耜羣拜舞於靈
壇公卿敘班爵之章或五或九庶人來終畝之義斯萬
斯千已是春風風人夏雨雨人京抵象雙闕觚稜而允
介不啻解衣衣我拊食食我茨梁隨六龍鱗甲以先施
碧浪動三疇不羨潘安之賦黃雲高百雉甯誇杜甫之
辭臣等力愧上農餽慚少府躬逢 神聖敢云由已之
饑心戴 皇恩凜此不謀之食捧鞭隨後快雙犢之驅
馳奉穀迎先羨百花之馨苾欽哉昧且 聖主且日昃
以凜躬盈止室家臣下敢素餐而尸位伏願 膏披翠

畝 澤溥青疇軫赤子之痼瘼大有特書而嘉祥屢告
霽青陽之霖霖來享駢集而卿景咸臻行見歌滿康衢
賡帝力於何有風行遠詎快我室之旣盈斯一日當天
河岳仰溥將之命五雲垂地山川永長發之祥臣等無
任瞻 天仰 聖踴躍懽抃之至謹奉表稱賀以聞此
錄可考國初掌故此表又可見文風之盛余家又藏嘉
慶乙丑會試題名錄乃先恭慎公中式同榜也其紙墨
潦草遜此遠甚然名人最夥三鼎甲則彭春農 後 徐少
鶴 題 何文安 凌漢 也傳臚爲徐星伯 松 次卽李申耆 兆

洛 五名孫文靖 爾準 七名姚伯昂 元之 此下二甲中孫

子瀟 源湘 馬 瑞臣 胡以莊 敬 彭春農 邦疇 于蓮亭

克家改 聶蓉峰 鈺敏 胡墨莊 承琪 寶文莊 興 三甲中帥

名克襄 承瀚 先恭慎 穆鶴舫 彭阿 那竹汀 清安 朱椒堂 爲

仙舟 周保緒 濟 童正三 槐 色□□ 卜星 額 令人閱之增仰

止之思 余家又藏有乙丑同年公會圖拓本乃于蓮亭

先生所刻分贈同譜者首有英煦齋相題乙丑及門公

會第三圖並係以詩曰昔年來謁黉門牆今日相看各

老蒼回憶鎖闥三舊侶衰翁亦是魯靈光 指朱文正戴 端恩雨堂

彭春農學士爲之記徐星伯先生書之記云君臣父子夫婦昆季以天合者也朋友則以人合同年之相友又人而天者也願其始也游曲江登鴈塔少年意氣但視爲可樂而未覺其可親旣而宦各一方升沈顯晦有通弊效者焉有未覲面者焉甚有忘其姓字者焉其同官日下相依最久者數十人已耳相依最久而相得甚歡者十數人已耳而此十數人者又不能必其終聚此公會圖之所由作也吾乙丑榜中凡二百三十三人是科甫定卽用分發例同時得官者幾二百人可謂盛矣歲

辛卯朱茱堂河帥始創爲是圖同人自外來者以時增入閱二載僅十有八人後爲趙秀峯太守重摹一通則十有六人列前圖者已去其二焉茲第三圖爲蓮亭觀察作時張巽村來作選人增以二君合之僅十五人蓋視前圖又去其三矣嗟乎昌黎先生傳坊者王承福云其操鋸入人家一至焉過之爲墟矣再至三至焉又過之爲墟矣由今視昔然後知其言之慟也雖然 國家以科目取士二百餘年自順治丙戌到今七十九科矣其一榜之中入相者多僅兩三人或且無之頃者我鶴

舫相國拜真除之命是榜中氣運猶蒸蒸日上焉自今
以往調鼎鼐膺節鉞有相繼而起者邦疇雖老朽猶能
執筆補摭言之闕以紀功業之成也諸君勉乎哉圖中
居首者爲史荔園右行斜上爲朱菜堂河帥次爲帥海
門次卽觀察次卽何仙槎次爲趙秀峰次爲姚伯昂次
爲特芳山次爲徐香垞次爲陳韋田次爲張曇村次爲
穆鶴舫又其次爲余次爲徐星伯而殿後者郭鶴眠也
秀峰之圖余爲記其事用米海岳西園雅集圖例茲故
變文以書之道光丙申二月南昌彭邦疇記北平徐松

書是圖長二丈餘高尺二寸作園亭景物諸人或觀書
或撫琴或清談或垂釣其拓工地用深墨樹石几榻衣
物皆用淡墨而又分淺深望之居然如水墨此石原在
西湖昭慶寺壁上杭州被兵石毀余曾託杭人訪之亦
無知者錄之以備科甲故事星伯先生精輿地之學著
述甚富松文清公最重之晚知陝西榆林府其寄恭慎
公書甚可悲惋云弟二月二十八日行抵西安詢知北
山不通車路因於省內租得小屋數間將眷口留住獨
攜僕從四人前進涉川越嶺騰戰心寒不意垂暮之年

履此危險之境三月二十五日甫達榆林通省皆稱爲
著名苦缺多有託故不到任者然詞訟尙簡頗堪藏拙
也云云余家世守之

每春秋二試之年去棘闈最近諸巷西則觀音寺水磨
胡同福建寺營頂銀胡同南則裱背胡同東則牌坊胡
同北則總捕胡同家家出賃考寓謂之狀元吉寓每房
三五金或十金輒遣妻子歸甯以避之東單牌樓左近
百貨麇集其直則昂於平日十之三負戴往來者至夜
不息當此時人數驟增至數萬市僧行商欣欣喜色或

有終年冷落藉此數日補苴者

初余家自乾隆間由西城遷居總捕胡術元真觀之左
蓋在先曾祖水部公公官至工部郎中是生我先祖兄
弟七人長孚吉公嘉慶乙酉拔貢次芳山公以進士官
兵部尚書諡恭慎次蘭谷公官筆政次吉士公官 慕
東陵員外郎次口口公生員次鷺嶺公官學生七郎先
祖悟堂公官福建同知署福甯府知府內用 慕陵禮
部員外郎公有子五人先君其弟四也長大山公次凱
之公均以議敘官知縣三心農公刑部郎中候選道先

君以戶部郎出守揚州自大山公及先君兄弟四人皆成孝廉先叔卜三公少游庠弱冠而逝心農公生家兄再芳以工部郎出守思恩凱之公生春宇兄官筆政不肖亦忝獲一第碌碌無所就方曾大父居是第里人稱文善人家祖父皆以厚德世其家故榮顯至此不肖無狀不能克荷先業有負累世之積培矣

余家世代仕宦皆以清德著稱水部公監督琉璃窰值乾清宮災 嚴旨督造甚急以不能繼出家貲佐之宮成家貲遂罄恭愼公官馬蘭鎮總兵有內務府司員

李某巨富歷任無不賄賂交通惟公一無所受後李賊
交刑部時有某相國與公不協必欲李攀引公李大呼
曰歷任駐 陵大臣無不受我賂惟特大人一無所染
李某雖死不敢誣公也及公逝後先伯至於窘乏先大
父福甯公以福建海防同知權福甯知府歸來卽典衣
先君官戶部日掌山東司印竟不名一錢檔房領辦數
年凡奏銷案槩不與聞及雲南奏銷案出閩文介逐名
指摘而知公素深獨無間言官江南與沈文肅相忤及
公歿文肅謂人曰英守歿矣江南似此廉吏恐難再得

也卽日致賻千金

恭慎公受知

宣廟最深官祭酒時以考南學不肯徇私爲忌者所摠
降官時

宣宗尙爲皇子在書房聞其事及卽位連擢至左都
御史以秋闈監臨某相之子故違功令公戒飭之遂大
與之忤故回翔卿貳甚久卒賴

聖明在上不能終抑然竟不得居樞要也

宣廟召公嘗詢及家事公方無子

上知之詢以兄弟有子否公以福甯公有五子對

上曰何不承繼兄弟之子猶子也遂以心農公承嗣遵
聖訓也

福甯公官福建理事同知以惠愛稱公餘栽花竹以爲
娛暇則臨古帖適公廨火向空禱之有回風返火之異
署竟無恙且百姓爭來救火如赴其私

二伯父將樂公以選得福建漳浦知縣涖任十八日而
髮逆至公激勵士民與共設誓守城飛檄乞援於左文
襄文襄勉以堅守待援且云一月外城陷非爾罪也公

又乞餉於大府終竟不發乃勸餉抽丁儲藥鑄兵倉卒
皆辦賊屢攻不克至百餘日餉絕賊諜知之乃大發兵
攻之公又乞援於文襄文襄新失利弗能救一夜大雨
火藥不然城遂陷公自裁未殊適溪南社團勇聞城陷
來救見之遂擁公出城公於路少憩大誓求死曰爾輩
救我實陷我也眾曰非也左師新失利諸社無主知公
必能辦賊故冒死援公出爲復城策耳死何益乎曰能
如是乎猶可爲也乃如溪南適銅山有蕭封翁廷桂者
館公於家衣食與共公乃召募練勇教演槍炮賊購之

甚急百姓爭匿之適提督郭某至公與之合連戰三日而城復公募資振饑瘞骨收養難女爲之擇配修文廟招諸生課學以振風化左公力請於朝革職留任及左公去閩公亦罷任士民爲刻綏安事實以紀政績又沈虛谷茂才有感事四章述閩事其三章卽指公云後閩督爲之開復原官部吏需索公不應七年而後得請

是宅後售之恩露圃相國承今又歸合肥相國矣東院有棗甚甘美西院有榆亭亭梢雲余兄弟三人皆生於此宅

寶源局在石大人胡同本明石亭宅卽在余居後每天陰月晦鼓鞞之光上徹霄漢此爲工部局又有寶泉局在北新橋則戶部局也

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在東堂子胡同故大學士賽尙阿第也總以親王副以卿貳章京分爲數股有英股法股俄股美股等名皆以六部司員充之不分滿漢兼此者本署可不復顧而升轉如常二年保奏一次不數年外放海關道故京官趨之若鶩爲第一捷徑按蘇子瞻策有曰今若依仿古行人屬國特建一官重任而厚賚之

使宰相於兩制之中舉其可用者而勿奪其權凡吾所以遣使於虜與吾所以館其使者皆得以自擇而其非常之辭無厭之求難塞之請亦得以自答使其議不及於朝廷而其閑暇則收羅天下之俊才治其戰攻守禦之策兼聽博采以周知敵國之虛實凡事之關於境外者皆以付之蓋如此則天子與宰相特因其能否而定其黜陟其實不亦甚簡歟今之總理衙門實本此爲之特蘇意用此以省宰相之煩今則以軍機兼之非蘇意也

且園在帥府園胡同宜伯敦茂才所構有小樓二楹可望西山花畦竹徑別饒逸趣伯敦名屋滿洲人生有儁才寄懷山水性復好事風雅叢中時出奇致同治初京師士夫結探驪吟社扶大雅之輪遵正始之軌倡而和者一時稱盛伯敦乃擇其尤者刻之名目下聯吟集今錄其序云太上立德立功其次立言吾儕不得志不能獻可替否致君澤民不得已發爲歌詩雖不足以當立言之事然亦未必非立言之一端也或陶寫性情以抒抑鬱或有所寄託以備采風要之不失風人之旨即可

當立言之事揚雄謂雕蟲小技壯夫不爲吾以其言不可信也友人宗子美與余爲總角交其人倜儻有奇志後待宦入蜀洎歲癸亥始歸京師復納資爲戎部吏居恆鬱鬱約同志甘餘人率皆當時俊彥結社聯吟越二年積成巨帙請人選定手錄若干卷余適過其齋披覽竟日愛不釋手乃攜歸捐資矯命以付剞劂嗟乎使諸君生於百餘年前得遇阮亭歸恩二尙書者則此詩已不脛而走矣又何待余爲之刻耶屋也無才人賤言輕必有請我阿其所好者亦不暇顧也刻旣成爰誌數語

以爲之敘是集凡二十六人宗室寶竹坡侍郎時甫成
孝廉居其首次則志潤伯石俞士彥德甫宗韶子美文
海鏡寶猷毅宜之李湘□□啟名子義寶昌朗軒延秀
德準□□壽英金甫豫豐□□遐齡菊潭英瑞鳳岡文
悌仲恭廷彥子儁榮光□□載本□□榮祺□□文峻
秋山志甄秋臣佑善□□貴榮□□孫廣順□□道士
王裕芬共詩三卷詞一卷

鏡市在明代爲極盛之地燕都游覽志所稱相對俱高
樓樓設瓊璣簾幕爲燕飮地夜則然燈於上望如星衢

者今則無是憶余髫年尙見路南樓六楹巋然無恙今不可問矣每上元五夕西馬市之東東四牌樓下有燈棚數架又各店肆高懸五色燈球如珠琲如霞標或間以各色紗燈由燈市以東至四牌樓以北相銜不斷每初月乍升街塵不起士女雲集童稚歡呼店肆鏡鼓之聲如雷如霆好事者然水澆蓮一丈菊各火花於路觀者如雲九軌之衢竟夕不能舉步香車寶馬參錯其間愈無出路而愈進不已蓋舉國若狂者數日亦不亞明代燈市也此外地安門東安門外約略相同六部皆有

鏡惟工部最盛頭門之內鏡彩四環空其壁以鏡填之
假其廊以鏡幻之且鏡其門鏡其室鏡其陳設之物是
通一院皆爲鏡也此皆吏胥匠役輩爲之游人闐咽城
內外士女畢集限爲之穿近日物力銷耗漸不如前鏡
景游塵均爲減色矣

傅青主集有冰鏡詩一卷可稱極盛然不過伐冰作屏
然鏡於內耳今則愈出愈幻遂有以冰爲酒壺瓶罌鼎
彝之屬然鏡於內高懸四座觀者歎其絕自此多在酒
肆以代招牌故尤妙

神機營署在煤炸胡同同治初設選八旗精銳別立此營總以親王大臣無定員其下全營翼長二人其下分爲文案營務印務糧餉數對稿案六處各有翼長委員印務無翼長此外軍火局槍炮廠軍器庫機器局各有專司共兵萬五千餘名自設立後八旗京官競來投効文案處委員至一百六十餘員營務處一百八十餘員而書手不在此數庚子以後廢

余友績恥菴居隣營署戲署門云門迎鳳闕高軒過宅傍駒營天馬俵蓋西去東安門止一望之地耳恥菴滿

洲那拉氏本舊家其先人顯莊敏公慶官熱河都統政

績著於旂常姓名藏在冊府久已昭人耳目恥菴以蘇

許國之多才學張長公之避世座盈佳客家富藏書自

署其居曰羞園暇則與二三友人閑踏天街傾囊謀醉

今之振奇人也

菴菴少年錄貓佳句最多孫丹五戲呵之爲翁親奴見餘墨偶談

賢良寺在冰蓋胡同本怡賢親王捨宅爲之在帥府胡

同後遷於此以其地近東華外省大吏人覲輒喜駐此

而寺復層雲構閑院花飛粥鼓晨嚴燼煙晝靜地無

人跡竟日苔封洵精藍也道光中凱之公偕心農公及

先君先叔父讀書於此結漱芳文社同人極一時之盛
余家舉業之學本於家傳恭慎公爲陽湖管韞山先生
入室弟子故諸父皆有聲場屋同掇巍科凱之公舉業
尤精恭慎公屢充讀卷出門下者皆一時名流公與大
山公日與酬接故游從雲興見聞日博一時有聯珠之
目曾輯五枝軒文稿凱之公大山公皆擅古學大山公
集名榕陰小舍垂根草凱之公名憑懸錄

法華寺在豹房胡同明代建嘯亭雜錄記乾隆中法和
尙居城東某寺交結王公淫縱不法爲果毅公阿里袁

所擄立柱殺之卽此寺其巨爲東城諸刹冠咸豐庚申
之役王大臣於此設巡防處總之者爲瑞文莊公常文
文忠公社寶文靖公蓋麟梅谷魁凡數月和議既定諸
大臣於此延見洋人是爲京師交涉之始

寺之西偏有海棠院海棠高大逾常再入則竹影蕭騷
一庭淨綠桐風松籟暢人襟懷地最幽靜己丑庚寅閒
與同人爲社會於此以讀書及詩古文詞爲日課余名
其室曰丁嚶館乙未復會則同人益增才俊咸集一時
稱極盛焉同治初昌平孫丹五標曾寓是寺著餘墨偶

談記當時名人甚盛今惟續恥菴及靜瀾上人仍在座
中耳

智化寺在祿米倉胡衲爲明王振捨宅所建極宏麗今
已半頽矣殿宇極多像塑尙出明代西殿爲轉輪藏別
無佛像亦它寺所無萬佛閣規模巨麗碑述振事極詳
蓋振自宣德時入宮用事宜宣宗之末三楊不能制之
矣舊有振祠今毀

阿文成公祠在鐙草胡衲今子孫尙居之綜論國朝諸
宰相必以公爲稱首唐之姚宋宋之韓范差可肩隨李

文饒張太岳不足繼武而遭際明時得竟其用又非古人所及自開國諸相大抵有祝有詛惟公眾口無間言諸家詩文集歷歷可考遺大投艱所向如志老成碩畫望重當時化林坪之亂諸將不知所爲公以兩月平之金川之役天下兵威所不能定公以二年定之修黃河築海塘指揮如意若所素習其不世之勳則尤在開拓西域蓋西域以化外初入版圖漫無經緯公爲區疆畫邑直不啻手造一國百餘年來無能少改卽以鄂文端之改土歸流方之亦所不及蓋改土歸流至今尚有流

弊西域無流弊也且明見遠慮朝廷有一大舉措必爲
籌數百年後之利弊此真詩所謂瞻言百里書所謂能
保我子孫黎民者古有聖相近之矣

傅忠勇公恆第在二條胡同當時園亭落成

高宗曾臨幸之賜名春和園忠勇初建此園其正聽事
用柵木高大逾制及聞將

臨幸亟易以它材其原材遂別修一寺今其後人尙居
此

光緒戊子秋四牌樓北至十條胡同一帶天雨小石子

如茅豆黑黃色齟開其中重重如有多層不解何物它處亦無之

世家自減俸已來日見貧窘多至售屋能依舊宇者極少以余所見如續順公沈氏靖海侯施氏皆數易其居賃屋以處至今未易者惟佟府福文襄後人果毅公後人張靖逆後人尙是舊第耳佟府有野園介受茲先生福自號野園卽此至今尙在相傳此府卽明代嚴世蕃第其前鐙市大街單貝勒府卽分宜第也貝勒諱丹巴多爾濟蒙古人嘉慶八年春有膳房人陳德挾刃突至

御前諸侍衛不知所爲貝勒直前抱持之德不得逞反刃傳其腹腸出流於地貝勒仍不釋侍衛始前縛之貝勒乃仆

上亟命蒙古醫納其腸昇歸第 賜上方珍藥日遣視疾其初封本公爵至是加封貝勒貝勒爲先高祖贈光祿公受學弟子高祖時方有疾遣先曾祖弟兄往視貝勒見之卽舉手曰二君來甚善余之所以能爲此者承師訓也余有詩二君其和我卽枕上出詩相示時腸尙未全入也較之金日殫之擒莽何羅其難十倍孰謂古

今人不相及哉又貝勒幼時讀誦頗鈍每覆書不熟輒口目移動戒之不止光祿公命取大鏡置之座旁令其自觀曰汝自視成何狀改否聽汝貝勒始止

裕魯山制府第在班大人胡同制府官江南有政聲晚節殉難甚烈今其子孫尙承襲世職此巷本義烈公班第所居公之祖也

劉文清公故第在驢市胡衿西頭南北皆是其街北一宅改爲食肆余幼時屢過之屋宇不甚深邃正室五楹階下青桐一株傳爲公手植街南牆上橫石刻劉石菴

先生故居七字今屋皆易主北宅久圯橫石亦亡矣公
在日與瑛夢禪先生交最契余嘗見公與夢禪手札凡
二百通由壯至老體格皆備夢禪裝爲冊自爲之序又
得公與夢禪餽物事目一冊日用之物無所不具殆亦
無日不餽也又見二冊則多邀飯之札想見二公交誼
蓋瑛居勾欄胡同與公隣巷也

公平生雖書楹聯亦用紫毫筆尤好用蠟箋高麗箋官
尚書時判諾輒畫十字有司員仿爲之公輒辨出曰吾
書不可僞也然公三如夫人皆能代公書可亂眞外人

不能辨晚年多代筆其但署石菴二字及用長腳石菴印者皆代筆也曾見公與三姬人論書家信指陳筆法甚悉又瑛夢禪亦爲公代筆見存素堂集知者絕少得公之傳者伊墨卿秉綬之篆隸陳玉方希祖之行楷皆能不觸不背若王惕甫之書則婢學夫人矣

張船山有妹嫁漢軍高蘭野鸚以抑鬱而卒見船山詩

集接蘭野乾隆乙卯玉殿傳臚亦有詩才世行小說紅樓夢一書卽蘭野所爲余嘗見其書詩冊有印曰紅樓外史則其人必放宕之士矣蘭野能詩而船山集中絕

少唱和可知其妹飲恨而終也

世行蟬史一書不著姓名以荒唐之辭肆詆誹之說詳其命意似指三省教匪之役當世將相任意毀刺且有上及乘輿處考其用筆極類煙霞萬古樓集此殆王曇手筆王爲吳省欽弟子吳曾舉其能用掌心雷破賊奉

仁宗嚴斥蓋吳王皆和黨也然則此書洩怨之作胡足存乎其書末之少目翁已明指省欽矣爲曇無疑

沈文定公

桂芬

居東廠胡術公本無屋借居瑞文莊公

麟
第同治初漢軍機中惟公最持大體遇少年喜紛更者一皆抑之故尤不爲新進所喜及事後思之其益無窮且清慎持躬絕無苞苴居家儉素嘗自雇驢車進內及東華門門者呵止公下車而進眾乃大驚又一驢車宰相矣

隆福寺在四牌樓北隆福寺胡同月逢九十日廟市門殿五重正殿石欄猶南內翔鳳殿中物今則日供市人之摸撫游女之依憑且百貨支棚繩索午貫胥於是乎在斯欄亦不幸而壽矣廟市之物昔爲諸市之最今皆

尋常日用無復珍奇余少時游之尙多舊書古拓字畫亦夥價直不昂今不復見惟寺左右唐花局中日新月異舊止春之海棠迎春碧桃夏之荷榴夾竹桃秋之菊冬之牡丹水仙香椽佛手梅花之屬南花則山茶臘梅亦屬寥寥近則玉蘭杜鵑天竹虎刺金絲桃繡球紫薇芙蓉枇杷紅蕉佛桑茉莉夜來香珠蘭建蘭到處皆是且各洋花名目尤繁此亦地氣爲之乎此外西城之護國寺外城之土地廟與此略等而士大夫所尤好尙者菊也往往家自有種分畦養之名目多至三百餘種每

出一新種索價數金好事者爭以先得爲快其精者於
苗苗之始卽能指名何種栽接家不敢相欺購秧自養
至秋深更勝於栽接家故登巨室之堂入幽人之宅所
見無非花者春明士夫風趣此爲首稱

完顏氏半畝園在弓弦胡衕內牛排子胡衕國初爲李
笠翁所創賈膠侯中丞居之後改爲會館又改爲戲園
道光初麟見亭河帥得之大爲改葺其名遂著純以結
構曲折鋪陳古雅見長富麗而有書卷氣故不易得每
處專陳一物如永保尊彝之室專弃鼎彝瓊環妙境專

藏書退思齋專收古琴拜石軒專陳怪石供大理石屏
有極精者端硯印章纍纍甚至楹聯亦磨石爲之佛寮
所供亦唐銅魏石正室爲雲蔭堂中設流雲槎爲康對
山物乃木根天然臥榻寬長皆及丈儼然一朵紫雲垂
地左方有趙寒山草篆流雲二字思翁眉公皆有題字
此物本在康山阮文達以贈見亭先生者信鴻寶也雲
蔭堂南大池盈畝池中水亭雙橋通之是名流波華館
又有近光樓曝畫廊先月榭知止軒水木清華之館伽
藍瓶室諸名先生故已近六十年完顏氏門庭日盛此

園亦堂構日新滿洲舊族簪笏相承無如完顏氏之盛
且遠者其先出金世宗國初未入關時已有顯仕者順
治中阿什坦學士字海龍以理學著聖祖稱爲我朝大
儒卽先生之祖也其後和存齋世素留松裔保完顏曉岩
皆爲一代偉人見亭先生繼之崇文勤實嵩文恪中

繼之文勤公會官盛京將軍盛京方以吏治不修告困
公爲之添設郡縣修廢起頓陪都人士至今頌之惜未
及二載而逝未能竟其功也文恪公官尙書爲余己丑
座師榜後晉謁極蒙嘉許卽以濮青士先生壽文見屬

憐才之篤殊不可及也

大佛寺前有明新建伯王國棟修永濟橋碑言去余第數十武有永濟橋今寺左近實無橋意者寺前地極窪遇霖雨輒不辨路徑光緒甲午夏至前大雨金吾無策至奏請

北郊 乘輿改轍出地安門其窪可知或者舊有橋今已陷入地中矣其云去第數十武則今額駙景壽第卽新建伯第乎其街至大佛寺折而西過寺復北寺與街必金元故跡明代築城因寺不可毀遷就爲之尙是金

元之舊故最低下每大雨後車馬絕軌沿街古槐高柳
眾緣成陰晚霞乍生夕陽欲下輕衫白帽沿岸獨行袞
袞街塵忽吹穀浪依依牆柳半暎絲風時或羣兒跨木
競作水嬉滌女攜筐爭窺鬢影惜少扁舟一葉置我於
圖畫間也

寶文靖公 鑿第在於南兵馬司路西其園在路東公早
歲出身寒畯多知民間疾苦及致身通顯最達人情當
庚申之變肅順惑

上爲秋獮之舉又導

上以土木音樂之玩時度支存儲無幾順請盡運至承德以備用旨從之公方爲戶部侍郎奉守城之命旣得

嚴旨且專官守取螺綱已繫於戶部之儀門外勢不可少緩公抗疏持之力言守城需餉庫無存儲是無京城也臣敢以死爭事得中輟未幾內務府失印肅請降公五品頂戴開去守城之任得

旨時公適在署卽手自免冠易其帽頂喏曰冠下之物且不願冠上者又何足道一時直聲振天下

毅宗卽位遂以大用大抵公守不及文倭二相才實過之故能相與輔成中興之治

文文忠

祥

有大臣之度立朝正色眾不見其一笑事有

關係必侃侃力爭不少假借自恭邸以下咸憚之恭邸與寶文靖好誥謔惟公在座則肅然有顧公在座使人不樂之風故政事鮮有過舉退朝之後杜門絕私謁不與外吏通一書嘗有公費與例不符者二十金公力持之眾以爲此小事何足校公曰國事與家事異吾輩多用二十金誠不足道若國事以其少而不問則二十金

者二千二萬之權輿也此真知大體之言

直隸學院署在馬大人胡術內橫胡術路東按順天科
試在通州八旂在貢院惟秀才鄉試錄遺在此八旂應
秀才試者人最少或不及額蓋八旂官生筆帖式皆可
入闈又免歲考之煩故應小試者多寒家其學業謫陋
或反出監生下

怡親王舊邸在頭條胡術同治初載垣死磔室爵歸甯
王後人襲此邸賜孚郡王居之載垣後人遷居二條胡
術其奕世收藏俱攜出賣之三十年始盡書畫悉有明

善堂印四王吳惲有畫成未標至今紙墨如新者

惲親王邸在齊化門斜街王爲

文宗之弟耿介成性府門之內儉如寒素出門則肩輿
一乘不復從騎朝歸惟事杯勺然喜折節與寒素游余
舅氏宜子榮先生昌館邸中王略分言情如布衣交或
家有慶弔王爲之酬酢賓客皆跼踖而退王猶獨留
不去與主人酣飲至暮先生歿夫人居邸中屋終身蓋
王邸延師敬禮出士大夫上如紅蘭主人問亭將軍怡
賢王皆以好士聞履邸之於閭百詩果邸之於方望溪

慎邸之於李眉山鄭板橋禮邸之於姚姬傳爲尤著
誠親王名允 封誠王邸在大佛寺北瑤華道人卽王
子也詩畫皆有重名於世其畫取法倪黃爲一代正宗
畫家至今推之其詩阮文達公爲之鏤板法石帆學士
送之莊邸今不多見此邸今改公主府矣

內城老宿以書法名者西城推如冠九提刑東城推錫
厚菴都護續公書仿平原參以漫仕晚歲取徑河南於
鴈塢二碑尤有妙悟其居在山老胡衲

吳梅村有田家鐵獅歌疑卽鐵獅子胡同雙獅在一狹

巷中已破碎巷口另有二石臥獅製作極工梅村歌有
鑄就銘詞鑄日月語今獅半埋土中銘詞有無不可知
巷北爲志尙書和第屋宇深邃院落寬宏不似士夫之
居後有土山山上樹數圍後牆外卽順天府學帝京景
物略謂英國公園北臨柴市疑卽此地或英國後人又
鬻之田氏耳又明成國公適景園地在今十景花園其
巷至東半改而南折今東邊祥氏之宅占地獨寬或卽
園基也

寶泉局在北新橋南大街路西戶部局也咸豐三年軍

旅數起餉需支絀東南道路梗阻滇銅不至刑部尙書周祖培大理司卿恆春御史蔡紹洛先後請改鑄大錢以充度支下其議於戶部時祁文端爲權尙書力贊成之三月先鑄當十錢一種文曰咸豐重寶重六錢與制錢相輔而行八月增鑄當五十一種重一兩八錢十一月因巡防王大臣之請又增鑄當百當五百當千三種當千者重二兩當五百者重一兩六錢銅色紫當百者重一兩四錢銅色黃皆磨鑄精工光澤如鏡文曰咸豐元寶而減當五十錢爲一兩二錢當十錢爲四錢四分

繼而又減爲三錢五分再改爲二錢六分四年正月命
寶源局鑄當五錢一種重二錢二分三月鑄鐵當十錢
六月鑄鉛制錢亦頗可行然未及一年盜鑄蠶起雖禁
以棄市之律不能止旋部臣請停鑄當千當五百御史
慶惠請停鑄二三四百者得 旨允之未幾時當百與
當五十亦均不行惟當十銅鐵二種獨行七年正月忽
訛言一日而鐵錢頓廢比戶諭之終不聽從此銅當十
獨行初令大錢與制錢並行其後京城遂不用制錢出
城數十里卽不用大錢亦不知誰爲之限制光緒九年

御史劉恩溥請出示令相輔而行後以惑觀聽而止十四年戶部尙書閣敬銘請廢當十仍用制錢遂奉旨

以三年爲限錢局遂停鑄當十所有交官之項以制錢出以大錢入限三年收盡大錢然大錢用已三十年人

無間言

蓋名爲當十而民間則以大錢一當制錢二交易皆準此算之

及此令下市肆

大擾貧人買物錢稍小商賈輒不收以錢局不收私鑄也因遂有自戕於市者數日之間民怨大沸私鑄卽停官錢少銀價驟落富人亦苦之未幾閣去位前令亦不復行咸豐之初銀一兩易錢七千餘同治初則易錢十

千光緒初至十七千十四年以後又減至十四千又至
十二千二十三年以後減至十千有餘不及十一千

京倉之在城內者北曰北新曰海運南曰富新曰南新
曰興平曰舊太皆在朝陽門北曰祿米則在朝陽門南
凡京官俸米皆於此取給又大清門東皇城夾牆內曰
內倉凡宮庭用米及菴寺精糧皆於此取給然皆內新
出陳紅朽者多然京師貴人家以紫色米爲尙無肯食
白秔者惟南人居京者始食白米而百官領俸米券入
手以賤價售之米肆而別糴肆米以給用此固由不善

治生而京倉之花戶巧於弄法領官米者水土攪和必使之不中食而米肆所私售則上色米也故凡得券者亦不願自領米肆遂得與花戶輩操其奇贏共漁厚利此固法之所無如何者也然有因此欲折南漕者則又不可蓋利之所在民命之所以寄也使盡去倉儲改歸折色似可杜此弊矣而商人仍可於米價取贏食米者依然受困且皇皇 帝都倘不有此數百萬之存儲萬分之一道塗有梗南米不以時至北方雜糧決不敷用是安坐而待困也是以倉儲之法自三代至今未之有

改聖帝明王非不灼見其弊然所以因仍不變蓋所慮者遠矣

順天府學在府學胡術元之報恩寺也學門內西有明洪武間定學制碑考其法府州縣皆有學令鄉三老各舉其鄉之秀者升之於學擇邑中之宿學爲師學不一藝師不一人經史之外兼及禮樂射御書數旁及擊刺勇力有餘力願學文者聽月考其學之進退以爲師之去留有司蒞之三年學不進有司及師有罰學成貢之太學卽爲進士此法深得王制立學之本義勝科舉法

多矣宜乎洪武初停科舉至二十年也不知何故未久
卽廢卒尙八比且糊名考試暗中摸索坐令賢達沈淪
而莫之挽也

嵩茂承

希文簡公曾孫
赫澹士侍郎子

爲介受茲先生作野園圖冊有

彭芝庭沈文恪錢文端裘文達董文恪鄂剛烈雙有亭
薩魯岱塞曉亭德文莊何翰儒張旌嵐諸公題詠舊爲
漢軍李恩慶所藏有其細字跋考受茲先生事蹟頗詳
按公配施寶環亦能詩

貴雲西侍郎

慶

平生有硯癖刻有詠研詩一冊皆同人

倡和之作余曾於廟市見之又鐵梅菴先生有歐陽文忠南唐官硯歐公題云此硯用之二十年矣當南唐有國時於歙州造硯務選工之善者命以九品之服月有俸廩之給號研務官歲爲官造硯有數其硯四方而平淺者官硯也其石尤精製作亦不類今工之侈竄此硯得自今王舍人原叔家不知爲佳硯也兒子輩棄置之予初得之亦不知爲南唐物有江南年老者見之悽然曰此故國之物也因具道其所以然遂始寶惜之其貶夷陵也折其一角皇祐三年辛卯龍圖閣直學士歐陽

修記又先芝圃方伯福藏有岳鄂王硯刻王手書銘云

持堅守白不磷不淄下有謝疊山藏記文文山銘于忠
肅王文成題字曾歸董思翁二硯法石帆皆有詩

音德布字春剛蒙古正藍旗人善草書喜以草法作清
平如意自錄其詩及友朋贈詩於上下幾滿又能臥而
射以足開弓矢無虛發亦奇士也

文丞相祠在府學之左地僅數弓祠屋一楹相傳府學
卽元之柴市丞相成仁地也日下舊聞謂旁有吉安會
館此恐未確今祠旁左爲文昌祠右爲府學餘地無多

難容會館且會館皆在南城北城無會館藤陰雜記謂在打磨廠者理或然也

汪文端公

由敦

第在十三條胡同今名汪家胡同其宅

未知所在或云今廷侯所居是也公以書法受知

高廟與張天瓶繼軌刻有時晴齋帖時晴齋者以藏松雪書快雪時晴帖而名也

玉元圃

棟

漢軍人官學士居城北藏書最富凡王漁洋

黃叔琳兩家書多歸之築讀易樓法石帆有詩云讀易樓前隔歲苔樓門十載未嘗開不窺園只覃溪老特爲

尋書城北來買書容易到斜陽讀易樓中萬卷涼零落
都門諸梵宇鮮紅小印辨王黃

又怡親王府藏書之所曰樂善堂大樓九楹積書皆滿
絳雲樓未火以前其宋元精本大半爲毛子晉錢遵王
所得毛錢兩家散出半歸徐健菴季滄葦徐季之書由
何義門介紹歸於怡府乾隆中四庫館開天下藏書家
皆進呈惟怡府之書未進其中爲世所罕見者甚多如
施注蘇詩全本有二此外可知至載垣原作端
華誤以狂悖
誅其書始散落人間聊城楊學士紹和常熟翁叔平尙

書吳縣潘文勤錢唐朱修伯宗丞得之爲多右錄儀顧

堂題跋

按當時得之最多而最精者以盛伯熙祭酒昱爲首蓋

居在內城得之較易而又具搜羅之力故收藏甲於諸家祭酒爲肅府宗室敬文莊公之孫世家三代家擅園池之勝好士爲士夫之冠門多賓客於館於殯以此終身春明人士皆豔稱之己亥冬卒庚子之亂其收藏竟未失去祭酒箸有蒙古世系表未刊

與祭酒同時同年有山左王廉生懿榮亦官祭酒收藏

尤富方光緒初元京師士夫以文史書畫金石古器相
尚競揚推翁大興阮儀徵之餘緒當時以潘文勤公翁
常熟爲一代龍門而以盛王二君爲之厨顧四方豪俊
上計春明無不首詣之卽京師人士談藝下逮賈豎平
準亦無不以諸君爲歸宿敝肆所售金石書畫古銅瓷
玉古錢古陶器下至零星磚甃無不騰價蜚聲而士夫
學業亦不出考據賞鑑二家外未幾盛司成有太學重
刊石鼓文之舉未幾王司成有重開四庫館之請蓋駸
駸乎承平盛事矣孰知庚子之變一敗莫挽王君以身

殉之而諸家收藏散失幾盡一時學術亦遂大變是豈諸君所及料哉是時滿祭酒熙元字吉甫夫婦偕殉而盛君先一年卒不及見

同時殉難者有庶吉士壽富字伯莠別號鞠客寶竹坡侍郎之子幼有至性居喪遵古禮寢苫枕函服布素三年爲文章操筆立就兼精西算乙未中東和議將成約同人上書力爭遂發憤講求西法遊歷日本作勸八旗子弟書戊戌成進士用庶吉士未及授職庚子七月事急有勸以去者不應城被闔室飲鴆以殉

鍾祺字維春漢軍鑲黃旗人姓馬氏世襲一等子少爲諸生以襲爵不得與試授三等侍衛改二等侍衛有文武才讀書過目成誦爲詩古文灑灑有生氣初服膺陸王之學繼參以程朱張呂不主一家更輔之以經史百家雜出不窮爲人伉爽有奇氣慕孫白谷之爲人尤好搜朝野之賢士與之遊聞奇人必命駕造之風晨雨夕輒徧訪素心人或偕游山水或徑詣酒家醉輒朗吟陶詩然絕不喜俗子遇必白眼待之或聞俗子語必吟詩以亂之以此得狂名甲午事起上書請自效遂從戎於

奉天盛京將軍伊克唐阿倚任之統鎮邊馬隊和議定
遂歸李忠節巡視長江親訪之於家奏請爲營務處庚
子亂起忠節遣之先驅匹馬就道冒鋒矢而北瀕於死
者數矣至京視時事而流涕擬二奏一劾政府一勦團
匪鑑帥未及行而出師及敗忠節殉護其喪歸歸三日
城破自縊死箸五倫大義馬氏日記若干卷

文福字星垣滿洲正黃旗瓜爾佳氏一等子爵官二等
侍衛服膺程朱之學兼長經濟喜讀經世書曾從將軍
延茂帶馬隊於吉林聞變自焚死

延茂字松岩漢軍正黃旗姓杜氏以文學著稱管官學
成就後進最多及官吉林將軍營官皆諸生徒任之有
陽明之風文福亦其一也罷官居京師吟詠不輟聞變
舉室自焚

德續字繼亭滿洲鑲黃旗人少無賴習市井事所居與
蔡省吾繩格鄰省吾教其爲善且授之書遂爲善士及

聞城破登城持刀作拒守狀遂中礮死

王節字竹菴宛平人工琴善畫性好靜喜居古寺六七
月間以憂卒年二十五

葆初字效先鑲藍旗蒙古人襲三等承恩公素工楷法
俄國親王來覲曾以千金購其書歸及城將破命家人
卽其室中掘大坎以待城破闖家以昭穆次序坐坎內
命僕掩之僕不應而走乃自起舉火焚其室殲焉

天咫偶聞卷四

曼殊震鈞

北城

國學在安定門成賢街因明之舊東爲 聖廟乾隆二
年易黃瓦又仿曲阜廟例頒彝器十種祭則共陳一案
案上鑿槽函足五器有款五器無款無款者尤精蒼翠
欲滴康熙中升配十二哲陸續入祀者若干人而本朝
居其四可云盛矣大成門內列陳倉石鼓門外列 乾
隆御製十鼓元明及國朝進士題名碑林立檜柏皆逾

十圍翠蓋撐空蒼苔繡徑庭階肅穆風日幽閑每一瞻
印令人興敬止之思信詩禮之宮牆道德之淵囿也辟
雍亭在國子監彝倫堂下壁水環周簷楹壯麗虹梁四
達碧坊高鶩

列聖屢次臨幸親行釋奠禮執經講學典邁橋門矣兩
廊爲率性修道等六堂堂中列石經凡■十■碑後爲
彝倫堂懸

列聖御書額及祭酒箴

南學額學生六十人由考取住學肄業分六堂月凡四

課膏火銀八金尤者升齋長其課有制藝有雜作有札
記戊戌後添算學齋又有北學額九十人不住學舉貢
生監均與課與南學同

國子監石刻舊有蘭亭樂毅座位四百字丁香花詩而
蘭亭最有名國初人皆有題跋其石已佚余舊識門斗
張姓者以拓碑爲業嘗倩其精拓石鼓而蘭亭樂毅闕
如也一日春雪初霽觀齋中所存舊刻忽思訪國學蘭
亭亟走國子監欲與張共事搜訪甫入門丁丁之響清
越異常推戶視之橫石一方古光可鑑則蘭亭也余曰

石固無恙乎張曰前數日從敬一亭土中搜得石數塊
則蘭亭樂毅座位三帖座位已闕樂毅亦漫惟蘭亭完
好出其拓本視之與舊拓無大異而石之大小亦與二
帖不同始知此殆宋刻彼則元鑄耳嗟乎數石沈霾殆
百餘年矣鑿家無復問者鄙人適發鉤沈之想石卽應
念而來未可謂非翰墨緣也

余嘗重訂石鼓次序更爲集註一卷辨爲秦文公東獵
時所刻載十篆齋題跋內雖知不免大雅之譏然未必
非獻疑之一助也錄其大略云石鼓文久經前賢論定

余何敢別有異同然玩其字畫及其詩格竊有致疑之處而於鄭澹際秦文公之說有取焉考史記秦紀文公三年以兵七百人東獵四年至汧渭之會此卽所云汧毆沔沔是也又曰昔周邑我先秦嬴於此後卒獲爲諸侯乃卜居之占曰吉卽營邑之此卽所云避道旣平嘉樹則里皆言營邑之事也日佳丙申者所卜得之日也第一鼓皆言獵事則以七百人東獵事有據矣而且一鼓中天子與公雜見豈有宣王獵碣旣稱天子復稱公之理則天子周王也公秦文也又其詩詰屈難通不類

大小雅而有車鑾軻鐵之風矢前人所以指爲周宣者
不過以第一鼓遊車旣工似乎小雅耳不知此正秦詩
非周詩之塙據夫宣王中興諸臣皆極一時之盛其歌
功頌德之詩亦必因地而異豈有東都已陳之詩至西
都而依然錄舊則所謂從臣盡才俊者無乃如江文通
才盡耶必爲秦詩始可以後人慕前人用其語句如魏
武短歌行用青青子衿及晉宋郊祀諸歌多襲毛詩成
句耳至其字體不似周之古器而類秦權詛楚諸刻更
可以意會由此言之狹際之論其信然乎又十鼓次序

薛氏鄭氏潘氏亦各不同今別爲攷訂鹵莽之愆深知不免耳

避車旣工避馬旣同爲第一鼓

右第一鼓記將東獵之始選具車徒儲峙弓矢其曰員獵員游者蓋始有游獵之言尙未出也故通篇作想象之詞猶車攻之詩言之子於苗選徒囂囂建旒設旄搏獸於敖欲往未行之詞也

田車旣安箠勒虔虔爲第二鼓

右記車徒完備旌旗飛揚乃出而獵且驅躋於原而

戎眾則止於陸以秀弓而射禽獸似舍車而徒獵者
於古未聞秦近西戎蓋狄俗也

□□鑿車攀欵眞口爲弟三鼓

右田獵旣暢迤邐而東路漸入山故有遠溼陰陽之
言按水經注秦川有故秦亭秦仲所封也自是而東
有小隴山吳山然後至陳倉水經注又言小隴山巖
嶂高險不通軌轍所謂遠溼者卽此此章極言戎徒
之美之眾近於車轡所謂公之嬖子從公於狩者焉
皮口走騏驎爲弟四鼓

右所狩既遠道芴草茂以起下除道

□□猷乍遷乍□爲第五鼓

右記入山益深叢樹交蔭至三十里之遠且華葉亞
若道途昏蔽於是興除道之役

言古昏字見代醉編

吳人恣亟口夕敬□爲第六鼓

右言獵至於吳山之下吳山之人皆愛而敬之朝夕
趨事或西或北且不以爲功伐因其人情之美欲留
居之遂暫寓於囿中以度其地

避水既□避道既平爲第七鼓

右言道既平治人有棲止嘉樹成列營邑既定戎人
自遠天子可以永甯矣乃於日之丙申自往周行道
路而將歸矣

□□□□霈雨口淋爲第八鼓

右歸途遇雨舍車而舟其初緣岸勢之盤業卽深浮

車涉水久乃方舟而西徒更駟以索維舟或在水之

陰或在水之陽輜重則以驢負而行雨溼不能成列
或有奔逸則禦止之

汧殿泛沔沔皮淖淵爲第九鼓

右旣泛舟因遂漁焉其魚眾多羹臠之不足更以柳
爲橐盛之

弓矢孔庶爲第十鼓

右鼓剝蝕已甚約略知爲田漁旣畢歸而韜弓戢矢
之意其曰天子又曰嗣王者乃因營邑思周之故都
及東周之王故追述之天子指幽王嗣王指平王也
國學許文正柏前人皆有詩然元初國學非今之地此
因元史而誤蓋未可信

雍和宮在國子監之東地本

世宗潛邸改爲寺刺麻僧居之殿宇崇宏相設奇麗六
時清梵天雨曼陀之花七丈金容人禮旃檀之像飛閣
複道無非淨筵畫壁璇題都傳妙手固黃圖之甲觀紺
苑之香林也宮東爲書院乃昔之山池入門爲平安居
如意室石假山環之正室曰太和齋後爲海棠院又後
延樓一帶樹石叢雜室中陳設貼落胥烏號神鼎之遺
歲時

方澤畢事 臨此園少歇進膳更衣從臣亦去朝服換
常服定制也寺僧分四學曰天文學曰祈禱學曰講經

學曰醫學學各有經論文字不能相通故始入某學終身不遷上殿誦經座位亦分四列惜其經皆梵文無從證其法之精麗

柏林寺在雍和宮之東亦巨刹也相傳寺僧某道行高潔

世宗居潛邸嘗往來曾預示 龍飛之讖今寺西有行宮

鑲黃旗礮廠在城東北隅卽所謂紅夷大礮者其巨者有大將軍之號按礮製本始於金元至明而精及 國

朝入關得其製又得明代司礮之軍乃立八漢礮隊以配八旗故至今礮隊猶聚族居此或云其先本亦由金元入明者也

羊館胡同有前代廢銅廠基鍛灰積過七八丈寢延甚遠歲久堅凝如石風雨剝蝕頗具巖嶠之致坡陀迤邐且起且伏令觀者駭愕嶽崎之致疑從天外飛來每春岫浮煙秋林落葉登茲遐眺所見自遠而城堞參差正堪平視屋宇遠近都在指顧西則宮闕重重山嵐巖巖萬歲景山皆在禁中我輩送目惟此而已城隅隙地半

多野水履親王邸山池卽因水爲之今榭榭不存而水
局如故數株楊柳低欲拂波其北有俄羅斯館水所周
也閒嘗小步其閒景物全非煙水自妙留連久之遂製
八聲甘州云滿空園春水自茫茫不是舊煙霞想當年
盛事朝飛暮捲多少繁華舞榭而今盡也何處說窗紗
喬木幸無恙殘照棲鴉 惆悵荒蕪至此奈羣兒不解
猶折殘花賸危樓未圯闌楯也欹斜不見樓中帝子祇
離離衰草遍天涯渾可歎一園新綠偏在隣家

五岳觀今已圯而觀外人家亦日少故地最空濶

松文清公筠第在二條胡同今子孫仍居之嘗聞其聽事中有巨椅一公遺物也人不敢坐坐者往往致疾公以理學名而滑稽不霸然事君交友之際汲黯不能過也晚歲退居時適

宣廟以天變示警特召對

上慰之曰卿貌尙矍鑠如前公仰對曰以臣觀之天顏似少遜昔日想因萬幾過勞之故

上曰然卽如今天象示警亦厯朕懷卿有所見乎公謝曰以臣妄測此似由用人失當之故

上瞿然曰朕用何人失當卿有所見可直陳之對曰他人臣不敢知卽臣之兩子皆犬馬材也

皇上任以侍郎果何所取以此推之似此者恐不免耳上亦爲之憮然某相國最富公素狎侮之一日公入朝願從行筆帖式某者衣服藍縷公叱之曰當此嚴冬人衣皮而子衣袷何不自重其身乃爾某踉蹌曰家貧無從取辦公又叱之曰胡不早言卽自脫其褂令某持之曰待我於此遂入朝房見某相曰今日忘穿皮褂冷甚乞君海龍褂一披某不敢違願從人取付之公披之而

出曰贈爾一樹可急去勿顧某猶逡循公曰保無人向子索債也勿慮某竟以之小康它日聞其取妾往候之入門卽曰聞君取妾必大佳乞一視何如某不得已出之公一見詫曰君以老年得此幼妾非偶也回顧從某之僕曰以余觀之此妾正可配此僕卽牽其妾與之且使之向某謝僕未敢公曰想汝無以養之耶吾有以相贈卽前攫某之金條脫付之磨使去某無如何先恭愼公於道光初由工部侍郎改盛京刑部未啟行間公忽至坐定卽曰君以何日行恭愼公曰資斧尙需籌措

故行期未定耳數語後公卽起告別少頃忽復來家人
皆訝之公入笑曰我爲君籌得資斧來也命從人於輿
中取出白金二百曰足敷行資矣問所從來則曰不必
問然亦非余物也言已逕去後遍詢之始知公初出門
卽詣東隣鍾仰山學士昌曰余有急需二百金請以見
假鍾請待明日公不可不得已如數付之公卽持以轉
贈後學士知之曰我之西隣我自贈之也可何須此老
多事然亦無如何阮文達刻皇清經解初成遣送公纔
及門適徐星伯先生在座盛稱此書之佳公命從人卽

將書置之星伯車中不復取視且笑謂星伯曰并省閣下贈使之資其無所凝滯如此公喜飲酒尤喜大書俗人傳公書能避祟故爭欲得之或譽之爲神仙託跡蓋由公狂放不羈類李鄴侯有以致之耳

壁星泉制府

昌

居方家胡同公常從軍西域知兵最深

著有兵武見聞錄皆布帛菽粟之言咸豐初元奉 詔

進呈又守邊輯要牧令要訣二書亦皆有用之言也常

熟翁遂菴相國

心存

爲之序云咸豐三年秋小醜跳梁

驛騷三輔

天子赫然震怒命將出師

簡諸王大臣

統禁旅巡防京師卽家起內大臣璧公入參謀議且命以所謨見聞錄呈進海內引領仰望以爲殆如詩所稱方叔元老克壯其猷者歟逾年賊平而公已老病盡悴歿矣公以世臣起家縣令潛擢監司經營西域守孤城功最旋鎮八閩開府三江事跡備載國史晚年養疴以平生所躬歷而心得者著書三種曰兵武聞見錄經進御覽曰守邊輯要謹邊防也曰牧令要訣飭吏治也喆嗣月川制府彙刊行世翁心存曰公之烈光炳煥昭明公之惠澤沾渥給足人旣知之矣亦知公之學之所

本乎蓋公之先德和泰菴尙書湛深經術尤邃於易嘗
著讀易滙參一書公習聞庭訓默會乎陰陽消息之原
故能觸處貫通用能開物而成務師之象曰容民蓄眾
正言行師必以得民爲本也比之象曰建萬國親諸侯
又曰邑人不誠言禦外必以安內爲先也雜卦傳首言
乾剛坤柔而卽繼之以比樂師憂言理天下者必抱先
憂後樂之懷而後用協剛柔乾坤消息也然則公之學
謂非本於易乎月川秉吉甫文武之略蘊召虎筆敏之
才鎮遏巖壘拊循畿輔必有以使吏畏民懷內綏外靖

成公未竟之志者矣咸豐九年冬十二月朔常熟翁心存序公子名恆福官至直隸總督孫錫珍吏部尙書蓋四代八座云

宋人稱范宗尹拜相時三十二卒年三十九然有五子皆已取婦兼有孫數人論者謂其享年不永人間之事已備近代席卿冢宰錫珍二十四爲冢宰四十賜壽四十一而卒然有三子亦與宗尹相彷彿但未拜相耳

順天府在交道口之西卽元之大都路總管署也地極寬濶堂亦宏壯其私宅甚小廳事中有秦小峴侍郎書

額併堂記者近代京尹以周小棠先生

家楨

稱首惠政

極多光緒九年之水爲之請帑於朝不足又募助於各省凡得若干萬沿村設廠施粥擇公正紳士司之民得以不病餘款未盡設義倉積穀令首事司之惜後人不善守公歿不數年湮沒不可問矣

僧忠親王邸在燭豆胡同專祠在寬街按王本蒙古科爾沁郡王以功晉爵生平忠節可與定邊超勇親王並峙其不可及者則有數端自兵民旣分遂不相入雖節制之師不擾民者有之斷無民願兵之來者惟王異是

聞山左人言捻匪之亂王駐兵於彼凡數年它將非養
寇自重卽棄民不顧惟王專以救民爲心凡捻蹤所及
王必追蹤而至首令保護百姓故民皆仰之如父母中
丞設筵饗之甫入座忽喧聲沸於門外命視之云某村
因捻至赴訴於王王從座起呼馬中丞請少餐王不及
待卽席上懷饅首數枚而去一日王師將至某邑忽邑
中餅師皆閉戶有從買者以無餅對買者怪之入視則
積餅如山且搜麪不已買者責以妄言則曰此將以犒
王軍雖多錢不賣也其得民如此王之殉節也師少匪

眾匪圍之數重王乃下馬踞坐於地示諸軍無退意匪亦不知其王也然圍之甚急適諸將皆先發左右無可以解此圍者王恐爲賊所得遂從容就義及既死賊見其冠服始知之然無敢犯其屍者一賊取冠獻之其酋酋問冠何來以王就義對其酋曰旣王就義此冠卽不當持來令速誅之明日陳鎮國瑞求王屍賊復圍之陳凡三出入呼曰王之威德爾輩所知也豈可令其不返葬故鄉乎今日不得王屍吾必不返賊相謂曰彼旣求王屍不可困之乃解去陳卒獲王屍以出其誠及寇又

如此王在軍與士卒同甘苦軍不休不入帳不食不進膳寒者解裘被之一日絕糧止存胡蘿煎數石命以充食人不能下咽王坐軍門連盡數器若有餘味眾始不敢有言及薨百姓罷市巷哭野祭靈輿返京城萬民織至七十餘柄兵弁百姓皆迎祭哭聲振地亦有紙錢一陌奠於道左竟不知其誰何者沿途比比皆是其誠之感人也深能之乎故至今山左人與關帝並祀祠宇殆遍通省不下城陽景王也

德壯果公第亦在燭豆胡同其後人尙居之公以平三

省教匪功爵爲通侯而儉素如故平賊歸來囊橐蕭然
不亞曹武惠之圖書數百卷也

交道口西有巷曰肅甯府明魏良卿封肅甯伯居此至
今巷口大石獅一巋然尙在第則不可問矣

八旗書院在郎家胡同路北先是八旗各有官學建自
雍正中然年久廢弛徒存其名而已八旗子弟亦無入
官學者學舍皆圯光緒十年因諫臣之請整頓官學以
禮部尙書延煦吏部尙書徐桐爲管學大臣每學管學
官一人司事者三人學師十人胥由大臣辟舉於是興

工修復規模一新教習之勤惰有賞罰學生之優劣有
進退歲頒巨款以爲俸薪束修獎賞膏火紙墨書籍飲
食之費於是官學遂爲人才林藪八旗子弟無慮皆入
學矣至近數科每一榜出官學人才居半然費如許心
力所造就者舉業耳於學之實固無當也於是當事者
又籌及書院適延尙書歿遂售其宅之半入官開書院
焉分經義治事爲二經義月作四書義一篇治事月課
通鑑論札記一冊講書二日選官學生住院肄業
步軍統領衙門在帽兒胡同按京城之所以司地面者

不一曰步軍統領所以司內城盜賊者也曰外營汛所
以司外城者也曰五城巡城御史所以司閭閻詞訟者
也曰街道廳所以平治道塗者也曰順天府尹大宛兩
縣職在郊坰城內無其責也然相沿既久漸至侵官偶
有違言任人赴訴時逢拘捕聽官所爲蓋其職不相統
攝民亦莫知適從輦轂之下肅清不易亦半坐此然步
軍統領之權稍重苟得其人尙可爲理向以恩文肅桂
爲稱首其政以嚴爲尙街衢瑣事無不周知姦人不得
逞其技至造歌謠以謗之先是技勇營人多糧少用之

不能得力公爲奏減其半俾人領雙糧而嚴其選於是
番役始可用又各街堆鋪雖有兵而夜閒多私宿於家
公知之奏許鋪兵攜眷於是夜巡始嚴近則以文錦如
總兵秀爲稱職亦尙嚴凡道塗小不修立呼鋪兵鞭責
候平治畢始去救火巡夜多以兵法部勒之且清廉不
名一錢故能孤行己意蓋京師街巷皆有堆鋪若干堆
總以官廳立一官司之凡有水火盜賊及人家細故之
或須聞之官者皆可一呼卽應法至善也乃日久弊生
始而捕盜繼而諱盜終且取資於盜或代盜償其直街

開小竊俗號小擄者儻被其竊苟鳴之官廳三日之內無不返者返則重賞酬之使非與之因緣何能如是地安門外大街最爲駢闐北至鼓樓凡二里餘每日中爲市攘往熙來無物不有余居板場胡同時暇嘗游此其地西隣海子行所必經門外有酒家二三知己小酌清言直不知身在人海曾聯有四座了無塵事在八窗都爲酒人開之句飲罷小步湖濤荷香柳影致足撩人按京師酒肆有三種酒品亦最繁一種爲南酒店所售者女貞花雕紹興竹葉青之屬肴品則火腿糟魚蟹松

花蛋蜜糕之屬一種爲京酒店則山左人所設所售則
雪酒冬酒凍酒木瓜乾榨之屬而又各分清濁清者鄭
康成所謂一夕酒也又有良鄉酒出良鄉縣都中亦能
造止冬月有之入春則酸卽煮爲乾榨矣其肴品則煮
鹹栗肉乾落花生核桃榛仁密棗山查鴨蛋酥魚兔脯
之屬夏則鮮蓮藕榛菱杏仁核桃佐以冰謂之冰盃別
有一種藥酒店則爲燒酒以花蒸成其名極繁如玫瑰
露茵陳露蘋果露山查露葡萄露五加皮蓮花白之屬
凡有花果皆可名露售此者並無肴核又須自買於市

而諸肆向不賣菜飲畢亦須向他食肆另買也凡京酒店飲酒以半盃爲程而實四兩若一盃則半斤矣疑宋人所謂一角者卽此又宋酒庫四月造酒九月出賣謂之開清今猶沿此稱蓋此等酒店其初必是金人由汴遷至者余嘗曰於京酒店飲酒自謂置身唐宋以上以其何應規例彷彿夢華錄所云也京師士夫昔日酒人最多道光中有大元帥二元帥之稱聚飲以盃不以盃或夜以繼日罄瓶始已蔗餘偶筆記前門某酒樓有內城二客登樓索酒一罍飲至暮而罄疑爲酒仙不知彼

時實有此大戶以余所聞鄂松亭學士恆卽其一也學士又善大書或徑丈一字與何蟻叟相善

交道口頭條胡同有地名范家大院考其地爲范文肅公文程故居開國元勳功在社稷子孫簪纓接武今零

替矣公爲朱范文正公後裔功名亦相似聞其家向不用僧道鑲黃旗漢軍世家頗有被其化者至今守之

洪文襄承疇第在南鑼鼓巷路西門庭儼然懸有順治

乙未科進士第匾其名則洪汝亨當是文襄諸子

地安門街西有神廟建於明代國朝重修聯額皆

高廟御書日下舊聞謂其後有水亭可望湖亭久廢地亦改爲染坊道士不復知之矣寺前有賣書人趙姓時得故家書出賣余所得頗多余友續恥菴所得更多零星小品多有昌堇齋法石帆印章皆內城舊家童僕所竊婦孺所棄之物也內城舊藏書家初推曹棟亭通政寅後其書歸昌堇齋學士齡又宗室素菊主人欽訓堂藏書最有名余嘗得其鈔本題跋六種皆無刊本又玉元圃家有讀易樓藏書多王漁洋黃叔琳兩家物完顏氏半畝園藏書亦富文也菴太守良精於鑒書於某書

凡有幾刻某刻最精言之娓娓書賈皆向請益其藏書也一書或收數本苟遇精者不憚再購身後其家開述雅堂書肆賣之訖未盡續恥菴孝廉席家書亦多尤饒丁部多不經見之本大抵此事非真讀書人又世代藏書者不足以語此否則非以殿板書炫收藏卽以局板書充數皆無當於一映不如寒士案頭置數部書真讀之爲愈也

自地安門橋以西皆水局也東南爲十刹海又西爲後海過德勝門而西爲積水潭實一水也元人謂之海子

宋駉詞所謂淺碧波雪漲淡黃官柳煙濛者也然都
人士游蹤多集於十刹海以其去市最近故裙屐爭趨
長夏夕陰火繖初斂柳陰水曲團扇風前几席縱橫茶
瓜狼藉玻璃十頃捲浪溶溶蒨萼一枝飄香冉冉想唐
代曲江不過如是昔有好事於北岸開望蘇樓酒肆首
饌皆仿南烹點心尤精小樓二楹面對湖水新荷富戶
高柳搖窗二三知己命酒呼茶一任人便大有西湖樓
外樓風致余至湖上必過之乃以富豪所不喜竟至閉
門未幾爲山左人所賃改建連樓雲窗霧閣烹鮮擊肥

全是市井一派而車馬盈門矣若後海則較前海爲幽
僻人跡罕至水勢亦寬樹木叢雜坡陀蜿蜒兩岸多古
寺多名園多騷人遺跡詒晉齋居其北詩龕在其西蝦
菜亭楊柳灣李公橋十刹海皆萃此地湖上看山亦此
地最暢昔翁覃溪先生曾集二十四詩人於湖上酒樓
每月有詩會一時羣羨爲神仙中人如法石帆何蘭士
顧南雅王惕夫張南山宋芝山諸人皆與事載張南山
詩人徵略中成邸故府卽在北岸王爲

仁宗之兄曾入值樞廷管戶部爲怡賢王以後一人而

其學問之淵雅風度之高邁置之士大夫中亦當居第一流稱之者徒以書法豈知王者哉前此慎靖王以畫名亦實不止能畫余嘗讀王花閒堂詩集所與酬接皆卑官逸老公卿反無一人今錄其十咏詩足見交游大概鹽大使烏菴易宗瀛云辛苦紅塵上白頭天南薄宦當閑游耶谿春水桃花漲不寄離心向北流大鉢山人馬清癯長海云大鉢山人鳳城裏客到打門驚不起有時夢醒忽思茶街上呼兒買甜水豸青山人李眉山錯云抱膝高吟白石爛獨與徂公數昏旦碧雲黃鶴杳難

尋澗戶山橋雨中斷彌勒院主量周海公云百八眞珠
手自持琳宮高敞淨琉璃曹谿法乳雲門鉢都在拈花
一笑時舊河內令湘南彭廷梅云誰念湘南有苦詩秋
風春月斷吟髭近來乞得淵明食半世功名一破籬傳
經寺介菴湛公云鐘磬聲閑鎖佛樓杪樺樹下烏鳴幽
西來妙義無多子獨把頑金鑿石頭新范邑宰板橋鄭
燮云一疋纏頭一曲新風流不省自家貧無端腰繫銀
魚珮閑卻雷塘花柳春上湘主簿淑南易祖栻云幾年
走馬鳳城春無復行歌漢水濱借問月明南浦夜可曾

逢著弄珠人滿洲筆帖式雨村保祿云故人佳句苦不
多清冰一尺寒我我空齋酸吟坐亭午怡顏但有庭前
柯閭陽布衣凱亭傅雲云謫向人間四十春雲霞氣骨
出凡塵醉來十指狂塗抹抹殺丹青無數人

成王邸舊爲大學士明珠第明之相業固不足數然撤
藩一舉惟明珠米思翰魏裔介所見相同且愛才下士
與徐東海皆在毀譽參半之間其二子成容若揆凱功
則與竹垞初白諸人游容若經術湛深學有本原所刻
經解雖何義門極力詆毀不能廢也若凱功際光亭雜

識談經者居半尤邃於書經其書六卷後二卷皆書注也凱功又有詩一卷初白爲序

法梧門祭酒小西涯故居在松樹街東頭李公橋西墀下第一家今已無人居老樹數株茆屋半欹灌園人棲止余曾見羅兩峯爲祭酒畫西涯十景冊有翁覃谿序梧門自書詩覃谿和之畫極荒率之致寥寥數筆宛然街市之景也祭酒初居此後移舊鼓樓街有移居詩湖海詩傳稱其自登仕版卽以研求文獻宏獎風流爲事故在詞垣著清祕述聞槐廳載筆在成均箸備遺錄其

餘有資典故箸而未刻者甚多所居在厚載門北背城
面市一畝之宮有詩龕及栢門書屋室中收藏萬卷閒
以法書名畫外則移竹數百竿寒聲疏影翛然如在岩
谷閒經師文士一藝攸長莫不被其容接爲詩質而不
癯清而能綺故問字求詩者往往滿堂滿室寄蝸殘贅
云祭酒文譽卓著尤好獎掖後進壇坫之盛幾與隨園
埒而品望則過之云按先生晚歲罷官家居卒無子以
外孫承繼後亦不振所藏書籍字畫出賣殆盡光緒中
其家又將先生著述之板舉而盡售爲一書肆所得印

行於市價爲之頓賤然止詩集及清祕述聞槐廳載筆

三種後爲志伯愚

銳

崔盤石

永安

二君購其板藏之翰

林院中按先生又有陶廬雜錄六卷見於翁覃溪復初齋文集稱其於典義卷軸每有所見必著於錄其中有係乎攷正有資乎典故者視其詩更爲足傳陳笠帆中丞曾梓之此書今不復見矣又存素堂文集余曾見於邗上止四冊每文後列評隲語板極精文多短幅後來不復可得大抵近來諸舊家皆中落子弟不復潛心學業每一公卿卽世其家所出售者必書籍字畫也市賈

又百方黝之不售不止售不盡不止有自國初守之至今亦蕩盡者如怡親王載垣自褫爵後其子鬻書畫二十年始盡書籍則宋元明板殿板怡府自鐫板字畫宋元明極多四王已爲下駟竟有自國初畫就至今未裝者成邸薨後所刻詒晉齋帖石其嗣王改爲階石英煦齋相國所刻松雪齋帖爲其孫贈同仁堂藥店樂某崇語鈴中丞恩之碑帖字畫繼幼雲振之字畫古錢商賈至賈作其題跋印記以信舊物攷法石帆詩集注云傳忠勇公家被火後收藏書畫爲門客所攫無存者然所

出止七八百件而贗作其印記者至兩千件此風自昔然矣

慶似村公子湖海詩傳稱其兩世平津諸兄廡仕卽姻
姬亦皆貴盛當爲筆帖式違謝病家居居相府後冰漿
局老屋數椽軒窗枯槁獨拓地數弓種竹數十竿並輦
西山沙土以植之愛蘭而北地無蘭取以自名常爲永
歎早亡無嗣蓋其性情幽淡非輒紅所得久羈也然則
似村之居當在今地安門外冰漿局而尹文端第在今
定府大街也第有絢春園又名晚香

楊幼雲

繼振

漢軍人居舊鼓樓街家有星鳳堂富於收藏賞鑒尤精終日閉門不聞世事但與古爲緣所藏有夏承婁壽二碑自名承壽雙碑之館秦誼亭爲作圖又得蘇跡自號又一蘇齋所收古泉尤夥余嘗見其所藏王廉州冊頁上有幼雲跋其印曰江南第一風流公子又有黃氏去塵小印其妾也

英煦齋協揆居在李公橋北後海之西岸原居史家胡術此係赦歸後所移居公爲德定圃侍郎之子而石東村之孫也滿洲索綽羅氏少年科第六掌文衡門生半

天下任司農時創行海運實爲本朝行海運之始又奏請官米搭放折色至今行之著有盛京賦卜魁城賦恩福堂筆記恩福堂詩集又工書得法於諸城相國曾彙刻趙文敏劇跡入石名松雪齋法帖

恭忠親王邸在銀定橋舊爲和珅第從李公橋引水環之故其邸西牆外小溪清駛水聲霽然其邸中山池亦引溪水都城諸邸惟此獨矣珅敗以賜慶親王相傳乾隆之末諸王相聚語及和珅爭欲致之法王獨無言仁宗及諸王詰之王曰我自顧無此大志但欲異日分

封時得居其第足矣一笑而罷坤敗

上竟如其言恭邸分府乃復得之邸北有鑑園則恭邸所自築宋牧仲有過銀定橋舊居詩或卽此第乎

內城水局余取淨業湖帝京景物略載明代諸名園咸萃此地今無一存然野水瀾漫一碧十頃白蓮紅蓼掩暎秋光兩岸多古樹多招題北面雉堞環周如映如帶西北土山忽起雜樹成幃石磴高盤寺門半露滙通祠也南岸危樓蹇岷有如高士枕流美人臨鏡高廟之日下第一樓也從祠上望湖正見其縹渺從樓上望湖又

覺其幽秀神光離合乍陰乍陽妙無定態士夫雅集多在於此北岸有淨業寺太平寺皆名利情北迫於城廣輪有限淨業寺惟門外高柳數章三伏追暑爲妙境隆善護國寺俗稱護國寺卽元之崇國寺趙松雪書演公碑危太僕書選公傳戒碑皆在殿東階下月七八日有廟市與隆福寺埒而宏敞過之

張文和公賜第在護國寺西後又 賜史文靖公王文莊公最後爲漢軍李氏所居今廢

崇元觀在新街口明奄人曹化清建俗呼曹老公觀正

月廟市半月近已傾圮無餘而市依舊相傳化清於觀中多藏珍寶以爲後人重建地故俗有觀倒觀修之諺然以此翻爲觀災尺椽寸瓦搜求殆遍今倒盡更不能修矣

馬狀元胡術順治中滿洲狀元馬中驥所居按滿洲科目實始於賽麟閣先生

圖

爲順治中解元幼貧常燕馬

通讀書尤好爲詩自先生後遂相繼而起雖八旗多以勲業見長不事乎此然亦有少掇巍科一生不試而以文學名世者如成容若昌堃齋圖時泉法時帆博晰齋

皆卓然有聲今列之納蘭性德容若大學士明珠子康熙癸丑進士官侍衛少聰敏過目成誦十九成進士二十二授侍衛擁書數萬卷蕭然若寒素彈琴歌曲評書畫以自娛書學褚河南閒出入黃庭內景經幼善騎射自入環衛益便習發無不中以意製器多巧俚所不能到嘗讀趙松雪自寫照詩有感卽繪小照仿其衣裝座客或期許太過皆不應徐健菴曰何酷似王逸少乃喜尤工倚聲所作有飲水詩詞集通志堂文集周易集義粹言禮記集說補正所居名珊瑚閣

昌齡字堇齋滿洲富察氏傅閣峯尙書原之子以進士

官至學士性耽書史築謙益堂丹鉛萬卷錦軸牙籤爲
一時之盛通志堂藏書雖多其精粹蔑如也其書後歸
禮邸宋末江湖諸集多手自鈔者亦想見其風雅也

圖翰布滿洲人乾隆戊辰進士官侍讀學士公貌清癯
嬾攬世情中歲卽以疾見告築室於西郊外數里籬扉
茅簷軒窗精雅院中疊石爲山奇峯翠嶺路徑迂折饒
多清趣後圖莖花種蔬公親灌課每春秋佳日同曹宗
丞學閔徧覽西郊諸蘭若嘗風雪中共策蹇行訪潭柘

戒臺諸名勝短裘笠帽人望之如神仙中人好吟咏頗不修滯字句有靖節放翁之風後卽築墓於舍旁病劇時告妻孥曰死卽埋我於此不必移置城中勞往來僕僕也言訖端坐而逝其夫人從公之志門下士爭爲弔唁戒臺僧感其惠築專祠以祀之劉文正公嘗稱公不忽於微不愆於隱蓋亦非常人也又遺命謂後之弔吾墓者薦寒泉而已勿以葷酒也

錢鐸石侍郎嘗偕朱竹君金輔之陳伯恭王念孫諸人過法石帆冬夜消寒捲波浮白必至街鼓三四下竹君

推戴東原經術而籀石獨有違言論至學問得失處聚
訟紛拏及酒罷出門斷斷不已上車復下者數四月苦
霜凝風沙蓬勃餘客拱立以俟無不掩口笑者余每冬
夜過地安門外輒憶此段光景爲之莞然

成書字倬雲號誤菴滿洲穆爾察氏乾隆庚子進士官
侍郎工於詩不多吟詠亦不事聲譽與法梧門同年且
賃居梧門小西涯屋而平生絕無唱酬亦未聞當代名
流齒及之可謂善藏其用矣曾選古詩存四卷別裁僞
體自闢境界今錄其凡例云選自古逸始銘操歌謠真

賡參半前人辨之甚嚴茲不復襲但就其文詞斷之古
雅者爲真否者爲賡 古歌詩多出於汲冢越絕莊列
諸書不載其原文則不解所謂且其文古麗奇幻足發
神智故錄存之漢以後文顯而事明可不復贅 左傳
禮記爲習見之書所載歌詩槩不入選且其歌詩之佳
亦因文而見割裂剪裁無關妙處也 古諺多不過數
語少或數字而古厚奧典有非後世手口所能辨者選
而存之非以儲詩料兼以廣詩才 漢有詩人無詩家
凡能爲詩者皆可成家也魏晉以來始有詩家之目詩

家出詩人少矣 四言詩以三百篇在前後之作者雖極摹擬終屬優孟不受牢籠自然典重者其封禪一頌乎東方誠子詩亦能自出機杼故并存之晉宋以下則登一兩篇以存一體 蘇李爲五言之始河梁贈別古人每疑爲贗然其渾脫古厚自是漢人之言卽擬蘇李數首亦非晉宋所能逮也其詩可取取之而已爲眞爲贗何紛紛焉 胡笳十八拍圓熟流利不似漢人試以悲憤詩並觀身分立見卽使果出文姬亦不足以爲法古樂府多有重複脫節不成章法者然古人每出一

語輒令人不欲棄其氣魄降人也雖屬斷碑無異全璧
相逢行爲樂府一體文詞古麗可觀晉宋以後人擬
一篇不過更易數字但覺惡濫可厭併原文亦不耐觀
矣一概從刪獨存始作 郊廟歌詞漢人最古練時日
華煜煜諸篇精光炯炯莫可掩抑雖暫有不可解處不
足病也魏晉以後率皆藍本於此而不能變否則學步
商周千首一律殊不耐觀 謠爲無根之言必古奧離
奇使人乍見不解者始佳晉宋以下直呼其人而告之
耳惟隋大業中諸謠似詩似曲妙有含蘊其不及漢人

之厚者風氣使然 梁甫吟質直淺薄不似隆中懷抱
武侯一生文章事業政不在此刪之庶免厚誣古人

詩有必不可刪者十九首是也有必不容不刪者嗣宗
詠懷是也有不必選亦不能刪者仲宣從軍詩是也譬
之味十九首菽粟也淡而不厭詠懷異品也江瑤之柱
去肉益美從軍五章其雞肋乎 古詩連章數首起於
蘇李魏晉以後尤盛要皆瑕瑜互見耳其中亦有不可
刪者如子建送白馬王詩延年五君詠之類是也佳則
並存否則刪之不必惜羣亦無容裂錦 魏一代詩人

曹氏父子盡之後起而卓絕者惟阮嗣宗耳鄴中七子亦屈骨不凡但較之數公未免有大小巫之辨詩有卷帙浩繁而可取無多者張華陸雲潘岳潘尼王融王僧孺劉孝綽張正見諸人是也有所傳無幾而人寶爲拱璧者劉伶王羲之惠遠帛道猷諸人是也少而精不覺其少多而濫則人厭其多甚矣樹立之不可不慎也太康詩二陸才不勝情二潘才情俱減情深而才大者左太冲一人而已二陸皆有才多之病然士衡頗優於弟其歌行樂府雖非詩家正則尚皆華整可觀士

龍則竟無足取矣向論詩頗不滿竟陵後觀其於士龍
集茫茫數百首中獨取閑居物外一章可謂卓識 懊
懣桃葉諸歌皆載名氏而諸家或云古詞或云訛謠詩
紀兩載之今以其辭頗似子夜姑編於本卷清商曲詞
內 淵明詩出入仙佛獨參聖境業已錄其全書奉爲
著蔡茲復選擇而登之集則欲其完選則欲其精是猶
以陶論陶而已若曰去取從心則吾豈敢 景純道林
詩中別調也而郭勝於支游仙數首恂恍可愛故選存
之支公有意求奇多墮理障且八關贊佛諸作全用彼

家言詩意索然矣登其一章以存一體、璇璣圖古今
豔稱然謂之絕技則可謂之詩則不可試依其法讀之
未有不牽強佶偃者也此亦論詩之言不得不爾妙手
慧心要自古今無兩 詩至延年而極鍊鍊者詩之盛
也而顏之佳偏不在鍊詩至康樂而後排排者詩之忌
也而謝之古則全在排鍊不傷氣顏集中惟五君詠足
以當之排不傷骨康樂集中皆是也陶謝並稱非此烏
足以抗彭澤哉 秋懷擣衣小謝之傑作也其不耐人
讀者情滯而才弱耳即使天假之年亦未必能追蹤康

樂 樂府自晉以後體格全非惟鮑參軍沈鬱雅健有
漢魏遺意齊梁以下直五律耳 行路難十八首淋漓
豪邁不可多得但議論太快遂爲後世粗豪一流人藉
口矣擇其少有含蘊者數首存之以備長歌一體然以
此較之胡笳十八拍覺此反似漢人 子夜讀曲諸歌
唯晉宋人作者最妙兒女癡情言之略盡漢魏以前無
此筆段齊梁以後欲效之而不能絕調也 齊無詩人
謝元暉一人而已筆情結構的是康樂後身而筋力微
遜人知康樂開律詩之門而不知其流實行於謝眺康

樂之排古元暉之排雋學康樂猶不失爲古詩學元暉不能不爲排律矣 昭明一選詞家尸祝久矣顧其自作何卑卑也或曰昭明能選而不能作予曰昭明並不能選耳 詩莫靡於簡文然病其靡則無可取者矣細賦纖麗亦詩中不可少之境唐人香奩詩不能出其蹊徑況後人乎 沈休文才華富健人所豔稱然其佳處不盡在此如游沈道士館別范安成諸作置之漢魏豈復能辨特惜其不多耳范子錚錚亦一時瑜亮 江文通長於擬古其擬之而似者獨陶徵君一首耳其它作

尚不及任昉而顧齊名沈范吾甚不平、梁詩人惟柳
惲有蕭疏淡遠之致、吳均之才俊何遜之才高俊者
出天資高者由學力合而論之其品自見、劉氏一門
皆能詩而孝綽之名最著觀其與何遜並稱則當日尊
之者眾矣余謂孝綽詩儘有不及乃弟處特爲一時名
流所重遂暴得大名耳豈能望仲言肩背耶、朱超朱
超道爲二爲一遠不可考詩紀分載之亦史闕文之義
也今不敢復亂其例若以詩論的係一人之作、梁人
詞曲短小精悍較之晉宋又是一種色澤風氣所趨大

率如此 木蘭詩古豔非梁人所能漢魏時又無此條
暢流美之作古文苑以爲唐人有以也但不知出自何
人杜少陵時時摹仿之則其佳可知矣 後主隋煬志
趣略同詩詞亦如出一手自古亡國之君未有如兩人
之酷似者 陰鏗與何遜齊名頗無愧色後之論者反
痛詆不遺餘力而顧以骨輕皮厚之劉孝綽當之命之
曰何劉亦無一人辨者不知是何見解 北齊詩人不
多人知賞芙蓉楊柳之句而不知斛律金敕勒歌真氣
驚人爲大風垓下嗣響視彼風雲月露之詞直蟬噪耳

余友眇山人嘗曰天地閒至文都是不甚識字人作得
信然 庾子山風情秀美鍛鍊自然遠過其文當時賞
其綺豔遂以徐陵配之不知徐樂與庾俱庾不樂與徐
俱也少陵曰庾信文章老更成是真知子山者 楊素
詩骨力健拔蟬蛻陳隋尤喜其山齋獨坐詩酷似謝元
暉之學康樂不謂斯人而有斯言 虞世南入唐後詩
頗成家其作於隋者寥寥數章亦無足取故不載 詩
紀所載仙詩豪無靈氣鋪張堆垛正如鄉老誇富其矜
爲奇貨而出以驕人者皆人所厭聞而不欲見者也惟

太虛西城諸吟詠向警策可觀然亦是彼家言求其陶
寫性情者百無一焉略存數首與鬼詩俱載於卷末使
讀者知天地間自有此一種體格若謂仙人之詩皆當
如是則吾不敢言矣 是選也事始辛丑而成於壬寅
凡年餘得詩八卷錄之又兩閱月而始畢以其餘力復
爲例言若干條所以詳其選詩之例也或論詩或論世
人不必備惟其要論不必盡惟其精謂之凡例可謂之
通論可謂之詩話可總期無謬於詩以求詩之志而已
觀其例則其所選之詩可知矣成詩集名多歲堂紀行

五古規模少陵得其神似西域詠物諸律亦洞房鸚鵡
之亞也其過井陘口云狼石驚沙灌莽叢韓侯戰壘亂
山中左車已作賁軍將東嚮居然名士風古廟靈旗思
易幟斷崖飛鳥憶藏弓我來立馬傳餐地綿蔓奔流夕
照紅

靖逆侯張勇第在西直門街侯之勳已具國史後裔尙
能守世業按其嗣侯張仁宗之配高夫人景芳詩才清
絕張侯家財數百萬以好客喜施不二十年而罄逝後
其子襲職貧不能支太夫人示以藏鏹處發之得三十

萬賴以濟蓋侯在時太夫人已預爲之地矣賢哉夫人
工駢體文善詞賦有集三十六卷名紅雪軒稿

八旗婦女能詩者多今類列於此鈕祜祿烈婦希光吏
部尚書協辦大學士永貴之子媳員外郎伊嵩阿之室
也夫病割股以療不驗矢以死從因女弱無依恐詒舅
姑累苦守十年女嫁之次日賦七言古詩見志自縊死
翁錄其詩奏聞

高宗硃批云著伊家好好收藏特予旌表今錄其詩寫
羅松柏爲婚姻崢嶸夫婿超凡倫盈門不須誇百兩入

座卻喜驚千人三周御後諧紅燭華屋金堂伴珠玉春
風秋月見情懷得事秦嘉願已足一從清館理瑤琴恩
禮殷勤契合深白壁寒冰知妾志高山流水見君心如
賓如友意方遂誰知運厄龍蛇歲得疾三旬尙未痊驅
馳千里隨朝貴病中作客病彌增書報平安那足憑去
後妾惟心戚戚歸來夫已骨稜稜倚枕纏綿勢愈重膏
盲一豎誰能送一時和緩總虛聲百劑參苓皆浪用服
看一局欲全輸百計維圖拯我夫聞說通靈惟割股此
時那惜肌膚苦白刃如霜忍痛剗一瓣偷持和羹煮恩

孝愚忠一寸忱皇天后土鑒應真今日癡痕在弱體當
時血跡滿羅巾人定勝天竟虛語精神耿耿渾無補瑤
琴錦瑟歎悽涼可憐一旦成千古傷心萬事盡彫零弟
妹多人尙弱齡伯道無兒悲似續中郎有女痛零丁妾
亦何心立人世泉壤同歸蚤決計餘生尙在非貪生強
持妾意同夫意臨危執手語諄諄嫁娶經營委妾身泣
言身了事未了惟恃卿存卽我存我夫託我深知我我
不報君烏乎可一死從夫妾不難前言不踐死何安九
原會有相逢日遲速須知事一般向平嫁事今已竟十

載要盟此日應夜臺銜命報夫君嚼蘖肝腸差可證遺
稿中尙有烈婦歎二首爲大學士舒文襄子婦棟鄂氏
作傷同志也

誠嘉毅勇公明瑞之夫人常氏滿洲人明公征緬甸夫
人送之詩云家事紛紜莫挂牽與君結締總前緣不求
長作雙棲鳥但願同彫並蒂蓮及明陣歿夫人遂雉經
以殉

蔡夫人者制軍毓榮之女而高文良公其倬之配也夫
婦皆工詩皆有集行世余見公夫婦手寫詩稿一冊惜

未錄出按閨秀正始集謂夫人才識過人魚軒所至幾
半天下文良名重一時奏疏移檄每與夫人商定閨閣
中具經濟才者隨閣詩話載文良公與某不合屢爲所
撼公詠白燕第五句云有色何曾相段借沈思未對夫
人至代握筆云不羣仍恐太分明蓋規之也

德松如侍郎齡之母名坤秀松如幼時家貧經書皆太
夫人口授乾隆八年太夫人年八十

高宗賜詩云治身勤四德教子勸三遷樂易斯長壽令
聞乃大年封柑曾箸潔畫荻昔稱賢彤管芳規在千秋

耀簡編夫人有冬夜偶吟云一篝燈火歲將除寒素家
風稱索居細剪剡藤三四幅爲兒黏補讀殘書其勤苦
可想

法梧門祭酒之母韓氏號端靜閑人有雁字詩三十首
閨閣爭傳誦焉箸帶綠草堂集

佛怡仙布政喜之室人熙春蒙古烏梁海氏夫婦俱工
詩怡仙有何時譜就房中曲留得金徹好和歌之句箸
有友蓮堂合璧詩存若干卷

莽鵠立女名巴顏珠字佛圓受畫法於卓然先生亦工

人物不用墨骨純以渲染皴擦而成神情逼肖因性耽

禪悅守貞不字長齋繡佛以終有習靜吟云枯坐小蒲

團菩提結靜緣一庭花月好悟得美人禪

鶴立爲滿洲伊爾根覺羅

氏諡勤敏

卞淑媛侍郎永譽女永譽精賞鑒淑媛薰習庭訓遂悟

畫法工花卉人物張浦山畫徵錄深以未見爲恨

漢軍汪氏總督滿保母年二十二而寡家貧甚撫前室

子三親課經史子逢泰滿保俱成進士康熙五十九年

入旗博訪貞節氏以受封例不與特旨旌表藍鹿洲

爲作汪太君傳

覺羅學誠字丹奉巡撫雅爾哈善妹生有廢疾立志依
父母以終好讀書談古今節義事將歿遺言火葬雅公
不從爲之銘而葬之著有素言一卷

快馬輕刀夜斫營健兒疾走寂無聲歸來金鐙齊敲響
不讓鬚眉是此行此詩乃漢軍鎮平將軍一等男徐治
都之夫人許氏所作馬上歌也夫人亦漢軍人精韜鈴
善騎射偕夫出兵每自結一隊相爲犄角以故戰功居
最吳逆犯湖南襄毅往援夫人駐防江口康熙十五年

鎮將楊來嘉叛應譚洪夫人脫簪珥犒以大義沿江勦
殺虜卻之八月猝犯鎮署夫人中礮歿。特旨優卹子
雲騎尉世職令次子永年襲

紅蘭主人蘊端女少習庭訓工詩善畫花卉然不多作
有題畫牡丹詩云風風雨雨惜春殘爲愛名花倚畫欄
淡著胭脂濃著墨一枝圖向畫中看

慎郡王花閒堂載筆云長白淡如女史工詩每譽蕊仙
天資穎異流覽經史寓目不忘著有絢春堂吟草不以
示人常云閨閣能詩固屬美事但止可承教父兄廢歌

姊妹若從師結友豈女子事耶按蕊仙名烏雲珠大學士伊棗阿室

瑩川字如亭滿洲甯古塔氏尙書鐵保夫人好讀經史工大草善寫蘭竹兼精騎射識大體冶亭敷歷中外多所贊襄常登濟甯太白樓憑欄賦詩胸懷灑落非尋常閨閣所及又有嘉慶元年正月五日 交泰殿朝賀禮成恭紀四絕句富麗唐皇古所未有又英樹琴相國夫人薩克達氏字介文亦善詩畫每自署觀生閣常與相國共襄冊立大典相國繪比翼朝天圖徵詩

完顏允字悅姪都統穆里瑪室能詩善書曾輯古今閨閣瑣事爲一卷曰花堦叢談

宗室養易齋學人一等男珠亮室工詩有養易齋集其子婦字蘭軒莊親王女亦工詩有蘭軒詩鈔學人子嵩山字伯仁有詩名中年病廢蘭軒性和多藝時以唱酬排悶伯仁頓忘疾苦蘭軒有同夫子游城南王氏園詩云一樽欲勸東君醉不許春風管落花

惲珠字珍浦江蘇陽湖人爲滿洲完顏廷璐字曙堦太守室幼時侍父官肥鄉典史值完顏太夫人見之試以

錦雜詩援筆立就曰閑對清波照綵衣徧身金錦世應
稀一朝脫卻樊籠去好向朝陽學鳳飛遂聘定之侍翁
曉巖公官河南隨夫官江蘇山東浙江又隨子官安徽
河南及歿公子麟慶已官巡撫矣太夫人幼工畫得南
田翁家法而其子婦程孟梅女孫妙蓮保佛芸保亦皆
能詩文一門之內風雅所鍾也太夫人著有蘭閨寶錄
以紀自古女士之嘉言懿行選國朝閨秀正始集皆一
代女士之詩又刊李二曲集四書反身錄係夏峯集悼
遜菴語錄等書

絮香詩稿者旌表節孝 誥封太恭人長白庫雅勒氏
竹友女史所著也道光中隨其尊人嵩中峯鎮軍宦游
楚皖閒鎮軍曾任吾郡衡州協副將延余主家塾時竹
友甫髫髻及門數載有夙慧喜吟詠博覽羣書好談忠
孝節義及聶隱娘紅線諸故事眉飛色舞躍躍欲試自
恨身不爲男兒笞兵萬里取封侯印蓋閨秀而具有豪
俠根器者也事親孝歸御前侍衛忠善亭未一載而寡
家徒四壁立立夫兄蓋齋公之子吉順榮帆爲夫後時
尙黃口撫育教養爲兩營婚娶費不貲半藉鍼黹以給

艱瘁備嘗榮帆事母亦至孝能體親心自奮於學由筆帖式洊歷刑部郎中倭直樞廷與亡兒永釗同部最稱莫逆蓋世誼已闕兩世矣竹友年及五十已奉 詔旌

門未幾榮帆復遷直隸口北兵備道得晉封大恭人歐陽子曰爲善無不報而遲速有時今觀榮帆母子何其食報之速而捷於桴鼓也非太恭人丸熊茹蘗之苦節所致哉光緒甲申春余在嶺南軍中榮帆自塞上以書抵余擬鏤絮香詩稿行世而丐序於余余惟詩三百篇半女上所作也自古迄今能詩者謂之才女然或有才

無節如文君文姬朱淑貞之流雖有才曷足貴哉春秋
時以節見者惟衛共姜宋伯姬紀叔姬節而兼才者蓋
尤難焉惟柏舟二章爲共姜所作是乃節婦而兼才女
之詩後此惟魯陶嬰之黃鵠吟足以嗣響今作者是編
卽可作柏舟黃鵠詩讀也余老矣空憶戎馬中偶以盾
墨餘暇不辭而序其簡端回憶四十年前縷縷如昨日
事惜中峯先生已不及見矣余是以握管而不禁蟬嫣
太息也右彭剛直公玉麈所序長白竹友女史名齡文
詩集也

余舅氏九山公

多寶

繼配宗室氏靈文恭公

桂

之兄女

也未成婚九山公疾篤夫氏請罷姻夫人聞之不可請
往視疾入門九山公卒遂易衰服九山公無子以猶子
嗣甫昏而死又十餘年余舅麗山公璧山公相繼歿夫
人爲經紀其喪葬撫孤姪成立爲之娶婦家故無恆產
也守禮甚嚴微嫌必謹有古貞女之風及庚子亂日亟
夫人恆顧娣媳曰我已自爲計但頗爲汝輩慮城破日
娣與僕婦先投井夫人曰善遂引藥飲寡媳視其旣絕
然後自飲從容而卒先是夫人已以貞得旌及亂定

又以節旌夫人平日不作兒女瑣細態亦不作慈嫗嘔
育態不肯佞佛而善談名理落落然有鬚眉致而鬚眉
且愧之矣古有女師今見之夫人焉